



曾是惊鸿照影来(朱家角) ■唐嘉陵

意犹未尽

儿童节礼物进化论

■朱明坤 文

铁皮青蛙背上的发条早已锈蚀，但指尖残留的金属触感依旧清晰。

那年，我蹲在百货商店前，看售货员用钥匙转动三圈半，青蛙突然抽搐般跃起，撞歪了玻璃罐里的水果糖。当时，父亲用拇指抹去青蛙肚皮上的灰，说这铁家伙能蹦跶三十年。

三十年后的傍晚，儿子正在拆他的第七个盲盒。塑封膜撕裂时的脆响，像极了当年我撕开铁皮青蛙包装纸的声音。他对着编程机器人念出说明书上的启动咒语，荧光绿的眼睛霎时亮起，机械臂划出教科书般的精准弧度。

父亲曾用砂纸打磨木剑的毛刺，木屑在夕阳里翻飞如金箔。我举着未上漆的剑柄冲向院子，剑锋掠过老槐树时，树皮裂开的伤口渗出琥珀色

汁液。

而今儿子把3D打印的恐龙骨架举到阳光下，光洁的树脂骨骼泛着冷白，每个榫卯都严丝合缝得令人赞叹。他抱怨霸王龙第三根肋骨有误差，我想起木剑上永远刮不净的木刺，那些扎进掌心的细碎疼痛。

铁皮青蛙的弹簧早已松垮，却仍在每个除夕夜被取出表演。它歪斜着蹦过瓷砖地板，撞倒遥控车的模样，像极了跳错舞步的笨拙演员。儿子给机器人输入最新程序，它开始用合成音背诵圆周率，金属关节在背到第50位时发出得意的嗡鸣。我们父子相对而坐，中间隔着划出银色刮痕的铁皮青蛙。

旧物箱底躺着母亲手缝的布老虎，棉花从脱线的耳朵里探头探脑。它的玻璃眼珠是用纽扣改的，这使它永远保持着惊讶的表情。儿子的电子宠物在“休眠舱”里呼吸，七彩LED

灯每隔三秒明灭一次，模拟着生命体征。布老虎的胡须被时光漂白，那些装在亚克力盒里的数码生命，通过数据线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更新。

雨夜，修理铁皮青蛙时，螺丝刀在绿漆剥落处停顿。这里原本刻着极小的“1987春”，是钢戳留下的印记。儿子扫描机器人二维码，跳转的页面显示着生产批次、质检员编号和回收指南。我们同时触摸着不同时代的印记，他的指尖在液晶屏上拉出光带，我的指甲缝里嵌着三十年前的铁锈。

儿童节那天，儿子把机器人改装成存钱罐。当硬币坠入合金胸腔的刹那，我又听见儿时储蓄罐里硬币碰撞的闷响。那个手绘着歪扭向日葵的陶罐，最终在搬家时摔成八瓣，滚出的硬币沾着陈年糖纸。而现在，机器人每吞下十枚硬币就会跳段机械舞，电子屏上的笑脸表情包不断更迭。

暮色漫进书房，那些藏在毛刺里的呼吸、裹着铁锈的心跳，仍在旧物褶皱中轻轻震颤，童真从未被包装，只是我们习惯了丈量。

漂亮，字写得好不好，反正是“丑媳妇嫁到邻居家——见怪也不会怪”，只是随时随地，兴致所到，信笔涂鸦，随心所欲就成了。而每出“作品”，总会陶醉一阵子，比依形剪成的书签要过瘾多了。

书签做多了，许多奇思妙想也就跟来了。我曾摘了冬青树的叶子，刮去厚厚的角质层，留下网络状的经脉作书签，很细巧精致，可谓别具一格，但成功率极低，稍不留意，就撕坏了。

完整的书签，必须配“丝带”。我曾用毛线代替，但不理想。粗粗的毛线，跟纤薄的书签纸板不相配，而且不容易“打结”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当时流行“送锦旗”，而且总是“推陈出新”，那些淘汰下来的锦旗上镶配的流苏，就成了我取之不尽的丝带源泉。而且同学之间资源共享，我就曾用一把丝带换来两枚心仪已久的书签。

现在电子书逐步替代纸质书，书签也随之式微。但我仍时不时做几枚，做书签时，总感到心静了，气平了，想起以往勤攀书山、苦涉学海的情景。

杨浦记忆

永不消失的吴家浜路

■陈甬沪 文

周家嘴路大连路东北转角上，曾有条吴家浜路，如今已在地图上消失。旧日同窗告诉时，我不信，特意故地重游，果然遍寻不着。

然而吴家浜路小学却依然在那里，只是路牌改作“大连路854弄”。

幼时曾“出入”过“854弄”。父亲原在江南造船厂研究动力技术，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获八级钳工证书者之一。后来吴家浜路上那家不挂牌的军工厂要研究军用动力机械，便把父亲调了去。我们一家也就搬到了工厂后面的一排老房子里，房门正对着如今的854弄。

那时的吴家浜路，是一条工厂、学校与居民混杂的小路。从大连路进来，先是一家小店，老板娘十分精明；接着是一家铸铁翻砂厂，整日里轰隆作响，黑烟从铁皮屋顶的缝隙里钻出来；然后依次是军工厂、吴家浜路小学、红砂碾压加工厂、理发店、木器小厂、永久自行车厂，林林总总不下十家。

“阿哥，快点！要迟到啦！”我常被隔壁的小萍或小芬这样催促着奔向学校。吴家浜路小学是我的启蒙之地，校舍不大，操场更是小得可怜，但却是我们的乐园。放学后我们像一群小兽，在吴家浜路上觅食、嬉戏、探险。

木器厂门口常有丢弃的小圆木片，我们用刀片在中间钻个洞，插进木棒，便成了会转的陀螺。“看我的！”小强总是第一个展示他的作品，陀螺在地上旋转，扬起细细的尘土。

自行车厂的废料堆更是宝库。我们捡了钢丝，弯成弹弓架子，再绑上橡皮筋，便成了武器。有胆子的孩子，如大块头的阿强，会溜进厂区

捡更长的钢丝。“喂，小鬼！干什么的！”工人一吼，我们便作鸟兽散，但马上又会折回来。小萍等女同学则会把钢丝当做绒线针，为洋娃娃织件小背心。

最诱人的是铜块。不知是哪个孩子最先发现的，厂区偶尔会有铜块丢弃，捡了去跟卖糯米糖的小贩交换，能得好大块糖。“给我舔一口吧。”瘦小的阿福总是这样哀求，眼睛里闪着渴望的光。最后我们一人一小块，那甜味，至今仍齿颊生香。

玩得最多的是“躲猫猫”和“捉强盗”。路边的大木箱是我们的最佳藏身处。箱子上有缝隙，可以窥见外面的动静。“我看见你了！出来吧！”寻找的人故意大声喊叫，躲在箱子里的人屏住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有时我们会在箱子侧面掏个小洞，完全藏身其中，仿佛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，任凭外面天翻地覆也不出来。

父亲很少提及厂里的事，那家军工厂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蹲伏在吴家浜路上，我们住在它的影子下，却对它一无所知。后来，父亲又一次调离，我们也搬离了吴家浜路。

如今吴家浜路消失了，仿佛被橡皮擦从地图上抹去。记忆里的那些工厂也早已搬迁或关闭。只有小学还在，固执地守在原处，见证着这条路的变迁。

我偶尔会想，曾经在吴家浜路上奔跑、嬉戏的伙伴们，如今散落在何处？他们可还记得那些木片做的陀螺、钢丝弯的弹弓、用铜块换来的糯米糖？可还记得铸铁厂门口的大木箱？

童年的无忧无虑，原是最奢侈的财富。路会消失，记忆却不会。吴家浜路还蜿蜒在我的记忆里，鲜活如初。

岁月悠悠

又到枣花飘香时

■李德生 文

夏日浅浅，枣花溢香时，总会想起老家院里那棵红枣树。

老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，是家族留存下的一件老古董。我刚有记忆时，它就挺立在老北屋的墙根下窗户旁。这棵枣树何时栽种的谁也不说清楚。老娘说，这棵枣树是野生的，愈上百年的树龄，慢慢长成了一棵老枣树。

老枣树的树干经过岁月的磨蚀和风雨的洗礼，表面老皮斑驳，沟沟壑壑，用手一抠，粗糙的老皮就能抠下来。儿时我还手抓脚蹬，爬到树上去，而后再攀到屋顶上乘凉。

春风吹拂，别的树木大都开始抽芽吐绿，花枝招展引人注目，老枣树却不慌不忙，硬挺着带刺的枝丫，傲视东风，不与它树争春。待大地绿意盎然，夏色到来时，才慢慢冒出闪着亮绿的尖芽。嫩芽渐渐展开、逐渐变长，长成对映的一串串绿叶。叶丫间又长出米粒大小的绿色花蕾。

花开时节，枣树叶子已长得亭亭如盖。嫩绿的叶片经微风一吹，摇曳出千姿风韵。树叶间绽开朵朵黄绿的小花，我家小院便弥漫了清馨的花香。真乃，浅夏轻风拂，风动枣花香。

枣花是一种奇特的花。早夏时节，小小的五瓣黄绿花朵密生在青色柔韧的枝条上，小而密集，好似黄绿色的花萼，花蕊不显山露水，往往使人忽略，但它确实就是花。宋朝王曜诗曰：“枣花至小能成实，桑叶惟柔解

吐丝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只空枝。”

枣花绽开，有一种生生不息之感，细小的碧绿黄嫩掩映在郁翠中，在风中摇曳，嗡嗡的小蜜蜂穿梭其间，为这小院增添了生机。几只白蝶，也嗅到了枣花的香馨，在绿意盎然的树枝间翩翩起舞，与蓝天白云和我家的土坯灰墙相映成趣。黄昏将至时，夕辉映照宅院，农家院景清静恬淡。

但是等到枣树枝头挂满累累果实时，就会有强烈的反差感，这就是那细小到被人忽略的枣花结出的果实吗？汉乐府《古咄唱歌》赞曰：“枣下何攒攒，荣华各有时。枣欲初赤时，人从四边来。枣适今日赐，谁当仰视之。”

于这棵老枣树，记忆最深的还是小时侯爬树上屋摘红枣吃的模样。俗话说，七月十五半红枣，八月十五晒葡萄。初秋时节，枣子红了，放学回家后，我就会爬树上房，瞅准红的枣子，一个个摘下来，把衣兜装满后，才顺树杆溜下来。老娘在树下不停说叨，“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摘点快下来。”想来，这情景还历历在目。

又到枣花飘香时，抹不去的记忆萦绕心头，填词《江城子·红枣树》：

梦中常萦老宅房。院墙旁，枣花香。炊烟缕缕，袅绕绕悬梁。秋来浅爱朱实红。笑语扬，满庭芳。

醒来清辉映楼窗。岁月匆，念高堂。数载光阴，已愈古稀鬓发苍。恍觉如今只影形，乡愁缠，牵情肠。